

楚默全集

黃庭堅藝術論



上海書店出版社

楚默全集

黃庭堅藝術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 古典诗论研究
2. 中国画论史
3. 倪云林研究
4. **黄庭坚艺术论**
5. 杨维桢研究
6. 陈老莲研究
7. 佛教书法史
8. 佃介眉研究
9. 四王图式研究
10. 元明书法史论
11. 元明书法作品考释
12. 书法解释学
13. 书法形式美学
14. 篆刻创作风格论
15. 楚默书学论集
16. 楚默诗集
17. 书画印欣赏·感受吴文化
18. 思想的年轮（上）
19. 思想的年轮（下）
20. 艺谭

自序

黄庭坚是我一生崇拜的艺术家。在我的字典里，几乎不用崇拜这个词。唯独于他，顶礼膜拜。一个有些艺术素养的人，只要认认真真读他的十首诗，就不得不为之折服；略懂书法的人，只要看过《李白忆旧游诗卷》，也一定会过目不忘。参与编写《中国书法全集》时，就很想接这一卷，未能如愿。看过文人写的评传，总觉得不及书法，不像山谷；看过书家写的评传，总感觉不道诗歌，更不像山谷。对黄庭坚这样一位天才，一般人很难把握他的全貌。2003年，女儿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调回无锡博物馆，专职研究书画。我就给她选了两个课题：苏轼研究或黄庭坚研究。对于这两位大师，一般的人啃不动，女儿是苏大中文系的硕士，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她粗略看了一些材料后，放弃了黄庭坚。她说，黄庭坚的书法，才情不如苏，哪像苏东坡，随手挥洒，都是佳作。而黄庭坚用功太甚，是功夫字。此话让我吃了一惊。我原准备让她写黄庭坚的。这样，我便开始了黄庭坚研究。

为了让人对黄庭坚的诗歌和书法有一些轮廓性的了解，我先写了一个简要的评传。同时叙述不同时期的山谷诗歌的风貌及书法的变迁。虽是概要叙述，然材料都得有根据，不敢作文学发挥。然后写了几篇诗歌的评价。我的侧重点是书法。作为个案研究的书家，黄庭坚的作品有哪几个目前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呢？我作了一些比较，觉得如下一些问题值得细心研究：

1. 关于他的禅学思想，这关系到他的心悟与笔悟。目前研究的人还未能深透。

2. 道义与书法的转化问题。光述道义的重要性，把他说成是哲学的心性论，这未及关键。

3. 形式研究方面。“长枪大戟”问题,“战掣习气”都是淆乱已久的问题,大多数文章未能从形式入手,找到现代视觉的依据。

4. 山谷题跋与题跋书法等新课题,都需放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同时对文学与书法进行研究。

5. 最后还有考鉴问题。不仅仅是真伪的考证,还关系到书法风格分期、作品艺术价值的判定等诸多问题。流行的辨伪否定风气,造成了考鉴中的迷惑等。而近年发表的山谷《凤墅帖》《郁孤台帖》,又带来了考释的新问题。

凡此种种,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轻松回答的。一头扎进去,荆棘挡路,草蔓蔽目。真正是自取危途,自讨苦吃。

例如山谷的道德论中,强调“治经”、反己内省是儒家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便是人格的“善”。但黄山谷并非就此止步,他又继续往前走,突出道德修养中的与天地同流。这样实际上已走向审美的人格。“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这中间加上笔墨纯熟和悟性,便是书之道。从而走向“美”。“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是说书法不仅是技巧。可见,从心性论深下去思考,便发现,道义与书法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文化心理结构。完善这个结构,转化便顺利。转化需时间,又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为人忽视。这样,柳暗花明又一村,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清晰了,问题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再如“长枪大戟”,历来被视为“狂怪怒张之势极矣”、“伸脚挂手,体格扫地”。这里固然有审美观念不同的差异,亦有视觉的科学性问题。阿恩海姆在《中心的力量》中说:“一个中心位置能传达出稳定性。在任何其他位置上,物体都被指向这个或那个方向上的矢量所控。中心的物体,即使在自身范围内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时,也是平静独处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山谷字虽欹侧歪斜,长枪大戟,但结构是稳固的。他的字,中宫收紧,就是这个秘密,传达了稳定性。“长枪大戟”,最适合抒情达意,淋漓痛快。此外,如节奏中的调质,较好地说明了《松风阁诗卷》中诗境与书境的统一问题。这样,山谷作品形式的探讨得到了一步步深入。

没有路的地方心存疑惑,而迈开脚踏下去,走下去,新的路也成形了。心存疑惑是对自己信心的怀疑,故是自我的丧失。“心中自有真”乃《坛

经》中的话，通了，也就悟了。

历来研究山谷书法的文章，往往把文字与书法分开。文字虽不是书法作品的全部内容，却也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山谷题跋书法，如不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其艺术性也体现不出来。题跋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具有学术性、文学性和艺术性，与之相呼应的题跋书法又是怎样？似乎不仅仅是笔法问题。山谷的《跋寒食帖》，真正是辞书两美。但《题牧护歌后》这种学术题跋，为人不知。故不惜绕路讲其学术性，以见山谷之题跋的文化价值。

山谷墨迹真多伪少，而刻帖则伪迹多多。刻帖伪迹的辨别其实不难，只要多了解刻帖的来源，读一下容庚的《丛帖目》，大多可以辨别。而难的是鉴别墨迹。要解决真迹所以为真的各种发难。故尤其为山谷的《德輿札》作了一点辨析。我的研究重点在山谷的思想及作品形式的探讨，而不在考证。考证虽很重要，但它的归属是史，而不是艺术。

黄庭坚的字，在元祐时期就很好，但他自己说用笔俗，不知起倒。这个起倒问题，一直困惑了他十多年，直到他到戎州时才彻底解决了，悟了。可见他的字，确实如我女儿说的是功夫字——功夫换来的字，而不是贬义的技巧字。他的笔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体悟而得。简单地说就是他所说的高提笔，令腕随己意左右。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天才如苏东坡，一辈子也不能高提笔，不会悬腕。但东坡是慧能式的天才，悟性好，不会悬腕，挥洒照样是佳作。山谷靠渐修，也终于悟，一旦悟也是心法无轨，故也是天才。愚笨如我辈凡夫俗子，观而少有得，行而难有悟，故只有修炼不已，方不至于一生悔恨不已。

黄庭坚的诗和书法如一座神秘的宝山，无论怎么深挖、探究都不会穷尽。愿一切探山求宝者，拿出全部的虔诚，走进山谷的内心深处。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黄庭坚艺术评传

少时敏慧,游学淮南	3
叶县尉与熙宁帖	9
大名府教授(1072—1079)	13
太和县令、德平镇监(1081—1085):	
庭坚体、华严疏	18
山谷元祐诗风(1085—1093):《王长者	
墓志铭稿》《水头镬铭》、题跋	27
黔州悟变:《狄梁公碑》《廉颇蔺相如传	
草书卷》《贺兰铤诗帖》	39
戎州悟法(1098—1100):《苦笋赋》	
《赠张大同卷跋尾》《诸上座草书卷》	47
从江安至鄂州(1101—1103):《砥柱铭卷》	
《西山碑》《松风阁诗卷》	53
向宜州(1103—1105):《题大唐中兴颂后》	
《范滂传》《忆旧游诗卷》	63

第二编 黄庭坚的思想与书法

山谷的道义论与书法	75
黄庭坚的禅缘与禅境	96
黄庭坚的禅书	110

山谷题跋的文化意蕴及题跋书法

山谷题跋的文化意蕴及题跋书法	116
黄山谷的画学思想	132

第三编 黄庭坚的诗歌艺术

黄庭坚的诗学思想	143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158
黄庭坚诗文误读论	173
黄庭坚的题画诗	182

第四编 黄庭坚书法概论

黄庭坚的书学思想	193
黄庭坚的书法渊源	209
黄庭坚正书论	216
黄庭坚行书论	228
黄庭坚草书论	242

第五编 黄庭坚作品研究

《诸上座草书卷》研究	259
《松风阁诗卷》研究	267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研究	278
王、史二墓志铭稿对比研究	291
《风墅帖》黄札研究	299
《郁孤台帖》研究	310
《华严疏卷》考	321
《发愿文卷》考	324
关于《杜甫贺兰铤诗帖》	328
《薄薄酒歌帖》考	330
刘禹锡竹枝词草书卷考	333
黄庭坚作品考鉴的几个问题	335

第六编 山谷事略

山谷之死	 347
黄庭坚与《瘞鹤铭》	 359
黄庭坚草书悟变与怀素《自叙帖》	 365
山谷戒酒肉食色事考略	 372
黄庭坚斋名、字号、官职	 378
附录 黄庭坚年谱简编	 384
参考文献	 411
跋	 413

第一编
黄庭坚艺术评传

黄庭坚无疑是一位文化巨匠。他和苏东坡合称“苏黄”，以其奇崛瑰丽的诗歌与书法烛照千年的文化史、文学史、书法史。天才们的出身各有不同，但哺育他们的文化环境和传统精髓又几乎是相同的。苏、黄在险恶的宦海风波中共患难、共艰辛，却又在诗、书、画乃至史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共创造、共发展，创造出各有个性的艺术世界，从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梳理黄庭坚坎坷而奇异的人生经历，才能走进他那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

少时敏慧，游学淮南

江西修水县即宋代洪州分宁。分宁古为豫章之地，西北幕阜山雄伟高矗，层峦叠嶂，横亘于赣鄂边界，发源于幕阜山麓的修水汨汨地经分宁流向彭蠡。西江泓澄，秀水萦带，沿岸万竹筛青，奇峰绿阴可爱。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黄庭坚就诞生于修水县的双井村。双井村在县西二十里，因修水有双井而得品。双井因产茶而闻名，茶亦名双井。

黄庭坚的祖辈，是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大家族，从金华来居分宁。这在黄庭坚为叔父黄廉(字夷仲)写的《叔父给事行状》及为叔父黄育(字和叔)写的《和叔墓碣》中有明确的交代：

“黄氏本婺州金华人，公高祖讳贍，当李氏时来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宁。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时，无兵革之忧，莫如分宁，遂以安舆奉二亲，来居分宁，因葬焉。公曾太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沉有策谋而隐约田间，不求闻达。光禄聚书万卷，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养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①

“……著作(指黄贍)生元吉，豪杰士也，买田聚书，长雄一县。始宅于修溪之上，而葬于马鞍山。马鞍君生中理，赠光禄卿，光禄始筑书馆于樱桃洞、芝台。两馆游士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故诸子多以学问文章知名。黄氏于斯为盛，而葬于双井。光禄生茂宗，字昌裔……”^②

这里，对黄氏分宁一支的家族承续情况基本上都交待清楚了。世上流传的各种黄庭坚传记资料，往往自以为是地加以演绎，反而弄错了。近年的黄庭坚宗族世系研究，以杨庆存的《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一书交待得

① 《山谷别集》卷八，《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山谷全集》正集卷三十二，《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最为确凿明晰。书中的几个结论转引如下：

黄氏自婺州金华来居分宁，至黄庭坚一辈已是七代，而非六世；黄赡为黄庭坚之六世祖，而非五世祖；黄氏分宁一支的始祖应该是黄玘，而非黄赡；黄玘为黄赡之父，而非黄赡之子；欧《铭》中元吉应为黄注之祖父而非曾祖；黄庭坚一支的宗系应为：玘——元吉——中理——湜——庶——庭坚。^①

黄庭坚的曾祖辈黄中雅、黄中理皆深沉有策谋之人，聚书万卷，创馆教子。中雅、中理各有五子，一门兄弟十人登科者六人。黄庭坚的父亲黄庶，是庆历二年（1042）进士，为人刚直不阿，学问也很好，有《伐檀集》传世。黄庶育有五男四女，黄庭坚是次子。黄庭坚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材济济的书香门第，受到父辈们的耳提面命，熏陶影响。

关于庭坚取名，就可看出家族的文化底气。“庭坚”原为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黄庶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是以“八恺”中的名字命名的。至于“鲁直”为字，一说是以本朝名臣鲁宗道为榜样。据《宋史》，宗道擢为右正言，多所论列，真宗感到厌烦，宗道曰：“陛下用臣，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臣窃耻尸禄，请得罢去。”真宗就在殿壁上书“鲁直”二字。父亲寄儿子以厚望，做宗道那样的正直之臣。

黄庭坚的母亲是建昌（江西永修）李东的女儿。李家是建昌的名门望族，李夫人也知书达理，教子有方。其弟李常（字公择）更是一位学问渊博之人，做官前，在庐山僧舍读书，与苏东坡等文人均有交往，实际上也是庭坚的启蒙老师。这一点，黄庭坚在诗文中多次提及，如《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

少也长母家，学海颇寻沿。

诸公许似舅，贱子贤能贤。

辕驹蒙推挽，官次奉丹铅。（《外集注》卷十五）

当然，对黄庭坚影响最大的还是其父亲。父黄庶（1017—1059）字亚夫，为官正直有操守，“拙愚不能逢迎”，故仕途不畅。黄庭坚从小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书习字。黄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参与者，为诗文注重思想内

①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P11—12，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容，偏好杜诗，自号“青杜”，并有《伐檀集》传世。存诗一百六十五首，散文七十七篇。《四库提要》谓其散文“古质简劲，颇具韩愈规格，不屑为骈偶纤浓之词”。黄庶诗虽不多，也以“句律奇崛”著称。《四库提要》评其诗说：“集中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运用古事、铢铸剪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妙，而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可以说，黄庭坚的为人操守，为诗敢于独创的精神，大多可以从其父亲身上看出来。

黄庭坚从启蒙时代就显出超常的敏慧及独特的思辨能力。周季风《山谷先生别传》称：“幼颖悟过人，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成诵。”五岁时即能背《诗》《书》《礼》《乐》《易》五经之书。有一次，李公择到黄家私塾，见书架上簿书纷乱，就随意抽出一本，问外甥黄庭坚一些问题，结果庭坚都能对答如流，公择大惊异，“以为一日千里”。黄庭坚七、八岁时，就已能做诗了。据《西清诗话》，他最早的两首诗《牧童》、《送人赴举》就作于七岁与十一岁。诗如下：

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牧童》）

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

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十一年。（《送人赴举》）

（《别集注》作：“谪在人间今八年。”）

黄庭坚在修水期是否有过书法的启蒙教育呢？回答是肯定的。黄氏这个书香门第，历代都有善书者。黄庭坚的祖父黄湜（字正伦），嘉祐二年进士，善书。黄庭坚在《书十棕心扇因自评之》中说：

“昔予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进公（李东）皆学畅整《遗教经》及苏灵芝《北岳碑》，字法清劲，笔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笔也。”^①

这表明黄庭坚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很懂古人笔法的书家。黄庭坚的伯祖黄茂宗、黄茂先也善书。黄庭坚《跋三伯祖宝之（茂先字）书》说：

^① 《山谷题跋》卷七，《黄庭坚书法史料集》P65，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史料集》。

“檀敦礼携此书来，云是蔡君谟书。观其笔意，非君谟也……此大字豪劲，疑是三伯祖宝之书，所谓‘江南黄茂先，江北段少连’者也。君谟未尝仕王府，而宝之常作官邸教官，语意近之。”^①

这个黄茂先的书法，几乎与蔡君谟字乱真，可见在江南书名之大。

叔父黄廉(1033—1092)工诗善书：“诗成戏笔墨，清甚韦苏州。篆籀有志气，当于古人求。”^②

黄庭坚的七叔祖黄注，欧阳修亟称之“博辩雄伟，其意气奔放若不可御”。黄庭坚跋《七叔祖主簿与族伯侍御书》中说：

“……此书乃七叔祖作南阳主簿时，与族伯父晦甫侍御叙宗盟书也。叔祖梦升是时年四十，文章妙一世，欧阳永叔爱叹其才，称之不容口，不幸明年遂捐馆舍于南阳耳……二先生皆吾宗之豪杰也，其大过人者不得少见于世。”^③

黄注诗书皆为大才，惜英年早逝。

黄庭坚的舅父李公择也是超群之辈。黄庭坚《跋李公择书》云：“公择先生，疏通远大君子也。往岁某尝从学数年，虽以甥舅礼意见畜，出入闺闼无间，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鉴。细观其内行冰清玉洁，视金珠如粪土，未始凝滞于一物。诗云：岂弟君子，胡不万年。惜乎宰木拱矣。观此遗墨，为之陨涕。”^④

黄庭坚跋先辈的遗墨。几乎很少道及书法的风貌，大多着眼人品操守的冰清玉洁，学问的渊博雄瞻，胸次的不凝滞于物，这也可以看出，在他眼中，书法的高下与人品的高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黄庭坚曾说“某等幼小，抚怜备闻教语”，“平生拜至，教诲笑色”，祖父辈的教诲中包括了书法。其实黄庭坚父亲本身也是书家，从小教儿子习字。《伐檀集》中有一首七律《教绳权学书偶成》：

文字有缘曾弄墨，见来官小免咨嗟。

喜将笔砚传生计，不失诗书作世家。

字识姓名能指点，写因梨栗不倾斜。

著鞭莫若时人后，三十尘埃监汝爷。

① 《山谷题跋》卷五。

② 《山谷外集诗注》卷七，《都下喜见八叔文》。

③④ 《山谷集·别集》卷十，《史料集》P113；P103。

首句下自注：“楚俗，子生周一年，其日陈食饮、砚墨、金帛之具，从儿戏弄，聚家人观以为乐。绳权先弄墨。”这么看黄庭坚从周岁时已种下了翰墨缘。父亲从小教子习字，以诗书传家。这是目前证明黄庭坚从小习字的最好证据。（今人詹八言《黄庭坚父子史实考辨》考证绳权即黄庭坚。）

年幼的黄庭坚在家中受到了很好的诗歌和书法的训练和熏陶，因而从幼时起即能赋诗挥洒。只是这个美好的时光并未维持多久。14岁那年，他的父亲黄庶病逝康州任所，年仅43岁，此时，黄家家境贫寒，黄庭坚曾感叹：“某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责。”^①于是，黄庭坚15岁便离开了家乡双井跟舅父李常游学淮南。

李常（1026—1090）字公择，于1051年中进士。1059年，监涟水军，次年赴任时就带了黄庭坚。黄庭坚始就读于涟水军学，认识才学横溢的俞清老。此时的黄庭坚热衷于传统古诗的学习，他十七岁时所作的《溪上行》在艺术上虽不太成熟，但全诗清高脱俗的境界让人刮目相看。“长烟淡平川，轻风不为波。无人按律吕，好鸟自为歌”，色泽淡雅，意境清远，已很见功力。外舅李常各方面的关心，使其思想、见识快速提升。他曾这么说：

“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有衣食我家之德心，使我蝉蜕俗学之市，乌哺仁人之林。”

“蝉蜕俗学”正是指这种思想境界的变化。

李常转官，黄庭坚也随之到扬州。在扬州他认识了自京师归高邮的大诗人孙觉。孙觉（1028—1090）字莘老，与李常、东坡均为至交。孙莘老是胡瑗的高足，学问渊博。由于黄庭坚谈吐不凡，孙觉对之大为叹赏，并以女儿兰溪相许。黄庭坚在《黄氏二室墓志铭》中说：“初，庭坚年十七，从舅氏李公择学于淮南，始识孙公，得闻言行之要，启迪劝奖，使知向道之方者，孙公为多。孙公怜其少立，故以兰溪归之。”许多人以之断为黄庭坚年十七始婚。其实是不确的。其时，孙觉33岁，兰溪刚11岁。黄庭坚在熙宁元年24岁才完婚，此时兰溪18岁，而且地点又变了，黄庭坚回到了江西修水。

^① 《内集》卷十九，《答李几仲书》，《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黄庭坚从小就习草书，这在他的《锺离跋尾》可以看出来。“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漓，如禅家粘皮带骨，因此不复作。”^①这段跋语是山谷43岁时所写。他又说：“予学草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水赉佑先生推断说，黄庭坚正式学草书，应在淮南孙莘老处，他结识了当时书法家周越并以之为师。^②这个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补充的是黄庭坚师从周越的时间极短。周越是山东邹平人，有记载的最后官职是庆历三年(1043)任司勋员外郎知怀州，最高官职是主客郎中，也只是个无实权的五品官。传世的周越书迹，《种放会真诗题后三十二则》残碑，时间是庆历六年(1046)。已知周越之兄周起卒于天圣六年(1028)，年59，即生于970年。如果周越小其兄十岁，至1061年(庭坚17岁)，那么也应该是81岁的老人了。故黄庭坚向周越学书时间不会长。周越是个很不错的书家，黄庭坚对之有较高的评价，如《跋周越书后》说：“周子发下笔沉著，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③周越的草法极有名气，“天圣、庆历间(1023—1048)以书显，学者翕然言之。”所以，在孙莘老处结识周越，正是其书名极盛之时。黄庭坚从不师古人到师周越，至少在用笔、草法等方面受到一些正规的指点，应该说不是误入歧途。当然，周越学问不深，用笔又病韵，致使黄庭坚也学了一些“俗笔”。但黄庭坚的觉醒是以后的事。

宋嘉祐七年(1062)李常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县，18岁的黄庭坚由淮南返回家乡。自嘉祐四年至七年，黄庭坚随舅父在外三年多。嘉祐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科举，得乡试第一名。次年赴京参加礼部省试，却意外落了榜。于是，黄庭坚在双井刻苦攻读。恬静的乡居生活也让他的心逐渐走进自然。他准备应考的同学中，黄几复最得老庄之旨，故黄庭坚的思想中，超然物外的思想早已扎下了根子。他写的《庄子内篇论》，发幽阐微，已非常人所到。

① 《山谷题跋》卷八、《史料集》P76。

② 《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卷P8。

③ 《山谷题跋》卷九、《史料集》P96。